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誌

右泉郁公暨元配劉孺人合塋誌

我外王父右泉公之捐館舍也寔丁未八月十一日
云居七歲而塋而未有誌銘也其二十又七載爲甲
戌之月 日而外王母劉孺人始亦捐館蓋年九
十矣又五載而公之二女暨其子謀於世貞兄弟將
合公之兆而屬世貞曰是惡可以二老人泯泯也公

之所以未及誌銘也傷哉難言之矣日公葬而先大夫視浙師曰姑少間微余疇能悉公者乃竟用王事鞅掌終而未及誌銘也嗚呼微不佞疇能繼先大夫志也公姓郁氏其先晉之高平冠帶族徙而吳者有節推公已又徙而崑有朝議公待制公入明而居常熟之沙頭後有憲僉公華容公劉孺人者家常熟之穿山亦著姓其後悉割隸太倉遂俱爲太倉人而孺人之父曰高平公玠與華容公善許以孺人字公公生十四年而華容公卒官公匍匐萬里以喪歸是時憲僉公移官滇上有母沈太宜人其留侍者張宜人

人稱公祖母而公之母曹孺人凡三世皆哭華容公其老者至寢疾公入茹荼痛隱色而加慰養出治喪事哭踊如禮亡何沈太宜人竟卒僉憲公持服歸居歲餘亦卒君以孤童三更火變其居喪治家肅如也鄉里人相指目郁氏有子矣而華容公父子爲庶吏不能無憂饘粥劉翁聞而曰幸依我母責若幣也公遂與孺人成禮於劉氏而會聞曹孺人病相與歸奉湯藥不解帶而更侍者數十晝夜其居曹孺人喪視如華容公加治則孺人相之也自是復往來劉翁所而孺人之母曰蔣有材行以孺人一女故且賢之數

徙橐於郁孺人不自名其有以佐公用而張宜人老
且病困公率諸弟孺人率諸弟婦奉湯藥如養孺人
始曹孺人之卒也謂孺人曰吾不逮姑也以累者安
得異日若婦之爲若也張宜人曰若代吾婦婦吾累
若嗟乎安得異日若婦之爲若也公之諸弟寡不能
家謀盡欲毀先廬而公乃竊歎曰母若吾憲貪公之
手澤乎哉孺人曰無傷也歸而謀之母將復益橐以
給諸弟俾徙箸逾於舊然公自度產日益挫孺人乃
以勤儉佐之鼓舞僅使得其力稍稍裕矣公蹀眉目
善言咲好客客雖卑小毋使失意而所遣若賢貴尤

周還不失其於族爲大宗子然行卑其長者大父伯
叔父資其謀而幼者資其決卽孺人時時出酒脯損
裝橐歲時就公夫婦懽如也治一圃隔舍西水有魚
池花不桃李柑橘之屬酒數行甘鮮迺進呼盧藏弮
竟日夕忘倦公故仕官家子能熟習公卿大夫之業
而性尤好之所抄錄參考積數十帙人或有所疑者
叩之立應則相顧曰是未嘗走百里外其腹豈縉紳
籍耶乃又似肉譜公嘗謂士必繇科第可以攄而其
爲諸生不利入貲爲楚府典寶不肯赴生平僅一耳
御冠帶而已竟以幅巾單練終其身自吾妣之爲公

長女而歸先大夫爲御史而世貞後成進士公乃大喜曰吾始者得聞之而今得見之又身與有之也然亡何以脾疾卒得壽僅六十有三始公年四十八時有一子曰劉將冠矣而夭痛極不欲生孺人憫之曰吾已則已耳公尚可子也爲謀置貳彭舉一子曰鈞鈞生弱目猶閉孺人抱而舐之始聞爲其弱也日置之股自是復連舉子鉞鉞視若鈞矣孺人之所出者次女歸於王爲吾耳從兄世完又次女歸於陸爲秀才旅塹以文學名然皆夭亡子依孺人以居久之而倭寇作是時鉞已出後公之弟遂孺人乃謂鈞鉞曰

卒冠至而吾三娶者不易完也幸長姊城居可依耳
若曹勉之母蕩佚我先人廬產而孺人徙居日適先
妣自燕歸歲有歲共繕錢米帛日有日供醪肉醢粉
之屬而孺人老卧床褥二女時時起問病療薦湯沐
以至中夜呼粥飲不待耳而具最後生則復爲嬰兒
而逝若寢熟者皆二女力也二女於格當旌業上之
部使者矣公復舉一女亦彭出歸奚某鈞嘗娶呂氏
生子某女適諸生王應賓育於陸之嫠者鍼娶
生
鳴呼世貞少則侍公愷悌爾雅所談說引喻
居然有前輩典刑已矣邈乎遼矣孺人之拮据治生

逮下爲德以不妬成公後及其晚節居順惇惇以終
忤成二女節孝良哉乎母也乃若公之先吾父母往
也順也且獲終孺人之大孝固也其後吾父母往也
爲吾父母之後者而伴之志寧能無傷也其志而不
銘者何不敢銘也公嘗有官矣而稱右泉公者何別
號也亦公志也公諱遵字子道憲僉公諱客 華容
公諱勲其書諱者里人邵升也

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按察副使定山袁公生
志

公之解溫處節而歸也時猶在疆仕云天下惜其壯

而才用之不竟而扼腕於妻非之遺公顧頽然以酒
自放絕口不及宦時事者二十餘年一日治壽藏而
頗次其生閱履歷以屬世貞曰吾老矣寧藉子之言
而市吾知於吾所不知之後人雖然吾甚愛子言而
亦唯子是信子姑有以媿快我世貞通家子也又獲
肺腑事公郎不文而敢以辭公名祖庚字繩之其先
袁氏出汝南爲蘇之吳縣人竹雪翁綱者贅於長洲
陽山之惠氏遂爲長洲人綱生瓘曰梅月翁有四子
季曰陽涇翁校則公之考封中憲大夫荊州守也娶
於朱封恭人寔生公公生而警穎至性過人六歲時

中憲公有里中逮至挫產失忝人嘗肝不得食而宿
少食以飼公公竟弗肯食曰兒詎能先母飽也十四
上屬文母舅太守公見而大驚曰是兒必爲諸生冠
居二歲補邑諸生又三歲廩於學自是僑聲鬱跂起
而又三歲當郡及學使者試遂進冠諸生秋興應天
薦明年春薦南宮成進士公時甫踰冠白皙美麗出
則人目屬之而又夙負執文聲謂且首應館選公謝
曰生不恒鷄鳴戚施平津門何自分翹材一席地已
果弗預選則謂公京秩可有也公又謝曰生不能於
元子思坊半面令公亦何自京秩也已而果得紹興

府推官公坐主尹太史臺聞而益賢重公指謂人夫
夫真定山也定山者公故別號也公之爲推官其始
人猶以少年易之公乃抑絀舞文吏兩造立剔吏蹶
踏無所容手乃獄成則又若老吏吏爲心死曰吾不
能從公籍衣食矣公遂以才假守事尋兼絀山陰會
稽兩篆每晨朝奏牘數十案皆滿士大夫納謁踵相
次而公愈整暇又能以其間過從讌游稽山鏡水公
雖用嚴明得吏畏其事單赤側乎惟恐傷之也視公
帑若私帑卽一錢不妄用之也郡人相率呼公袁青
天袁青天云已或稱袁父而臺使者後先覈公治辦

狀皆最凡以卓異薦者六褒獎亦如之滿考慮尺一
徵至吏部部之佐張文毅公治嘗爲公坐主而才之
擬公給事中則以年未三十格再擬公驗封郎則又
爲他有力者格僅得禮部主客司主事尋勞日本貢
使於南都護之歸錫宴四明禮度卒獲還轉精膳員
外郎進郎中公以皇次當轉儀曹問謂其偶曰安能
爵爵日抱案視人鼻孔行止同舍郎鄉人某不欲言
其名故調公曰審爾當膝折耶公曰爲縣官拊循黔
首胡折也同舍郎乃以語用事者袁君厭承明矣亡
何出知湖廣荊州府荊州有悍王數以計困守守每

得善去者公慷慨曰彼非人臣子哉遂之郡前是守
下供水取之沙市沙市去郡齋十里而遙公指齋傍
地曰是可井也他果菜亦故取沙市供公既爲井而
又指傍隙地曰是可圃也諸晏會器故取之肆公謂
藏吏曰是可置而恒也繇是日所動息毫髮不以煩
民守五鼓起坐堂皇吏以次請署公一日之則曰某
事急某事緩既署竟進兩造者使畢吐其情僞以片
語而決顧視日猶未昃也乃曰守休矣悍王時使人
覘守何狀已又覘庭空而車門外食館亦空無淹宿
乃謬爲恭敬公有朝謁輒留飲悍王揚解而曰守飲

幾何公徐曰唯王命之王欲浮大白公則亦浮大白
王告弗任公乃亦報弗任然竟不能得公一醉態益
始甚驩既而慨然曰毋令守見短也而公所齎給諸
王孫奉繻以季支毋愆約公每謂人守市愛赤子名
而使天子之維藩日腹之是虞顧恣奸黠爲陸
海胡倒置也悍王以是益心服公而不敢他有所干
請一切治理源聞臺使者貴騰薦書上公以二尊人
老上書欲歸養相國華亭徐公力止之曰守輕舍荆
郢荆數十年無此守則何能輕舍守譬之用兵勢已
如破竹而可中止哉守之考三載績今相國張公以

太史里居貽公文二章皆具如徐公語在郡志中當
是時浙數中寇而溫處當其衝 朝議急之以公才
遷其地兵備副使公至則發兵徼寇情歸大有所斬
獲事聞賜白金文幣其又明年寇大舉犯溫且萬人
溫見兵不能三之一而又以分布故益弱公念磐石
扼寇出入道輕騎先據之寇尋來爭不能得乃散掠
四野而公所伏卒亦時得其掠者首時男女避寇趣
城襁相屬守將欲拒弗納公曰吾在他不虞開門納
之所全活以萬計而鄉人王按察德自詭知兵從鄉
里異軍蒼頭要公過議軍事欲以輕騎夜入郡視母

時德所領騎不能數十百公止之曰公不能得賊要害柰何遽穿其中希萬一倖德不聽未明遇賊遂鬪死公購得屍猶裸露即解所衣繒錦衣之調棺歛治喪事而露章督府自劾時公所部他將軍屢有斬獲人謂且緩之當以功贖而公不可曰柰何以一官故恣於逝者時督府胡公宗憲按察德同年也遂上公所自劾書得旨鐫一級調用胡公乃謂公公功可贖也吾不忍於逝者公謝曰固不佞意也始戚將軍繼光以援兵至而公身逆之道逢田中子疑其狀南渡江而田中子哨聲起諸伏盡發急追公不及而從者